



——翩翩归妹，独将西行，逢天晦芒，毋惊毋恐，后且大昌。

有声音在层层相叠。一层是轮胎，二层是发动机，三层是仪器。以及，咚咚咚，是心脏的跳动。是来自自己胸膛，还是她的身体？被声音淹没的时刻并不多，平日里，越是安静，就越吵闹。除去专心驾车的司机，所有人的注意力都被暖箱里的她所牵制。

她是这个夜晚的核心，她是车辆奔驰的目的。

准确说她不像一个人。最初小许听到的是一个数字，527克，和一瓶矿泉水差不多重量。消息传来时，小许正趴在桌上小憩。正如老师所说，时间是海绵里的水，只要挤，总能落得出来。十分钟后，小许和老师一同将转运暖箱推至户外，再推上车，转运车厢里只能挤得下三人，小许占据其中一位。距离零点只有十八分钟，此刻就要去，时间不会等人，老师也不会等。据说，那小人儿已经没有自主呼吸。仿佛生与死，就隔着一层薄薄的膜。

那层膜就覆盖在她的身上。她的皮肤薄如蝉翼，血管和发丝一样纤细。小许伸出手掌，她就只有手掌那么大。小许想起一些画面，模型、黑兔、蟾蜍，曾在小区里捡到的幼猫。站在一旁家长，神情有几分淡漠，或呆滞。怎么会这样，这么快就出来，怎么搞的，就不应该过来……欲言又止，暂时没有消化这个事实。非得转吗？有人问，这么小能受得了转来转去？于是只能解释，现在有颅内出血症状，血小板也低，黄疸也很严重，转运还是在与死神赛跑，要请最好的专家来诊疗，要上最好的设备。但老师也掏出准备好的材料，要救吗？要救，就是一条漫长的路，要全家人的支持，和决心。

原先问话的人竟一瞬间停滞了表情，仿佛一怔。

老师再问，签字吗？要多少钱？

随后是喋喋不休的争吵，焦躁的步伐，最终签字的手。有人被隔离在外，犹豫什么啊？这不是你的孩子，女儿？被问的对象沉默着，接着是辩解。时间不会等人，不像医生，此刻就在等，等在原处。接着是过床。她身上的管子被老师迅速拆下，那双娴熟的手随后将她托起，三步并两步，放置到暖床上。她会在第一时间感觉到温暖，那是仿照人类怀抱的温度，可怜的她，世界还没说一句，欢迎——门都还没打开完全，她就光临。中间的几秒是脱离机器的，因此，要快，快到机器还未反应过来她的身体。她的胸廓再次起伏，沉入漫长的梦境。

她正做着什么样的梦？梦里是否会为自己未知生死的前路感到恐慌？生或死，都不像是一条通达光明的路。活着，也是一场又一场的斗争。高速公路将距离拉短，但将夜路伸长。路上，车辆将经过一个又一个山洞，这是丘陵高速特有的景观。黑暗里，人最活跃的只能是感官。

童年时也赶过几次夜路，那时还没有这样



四通八达的高速路。路上，因母亲突发身体不适，三人只能从返乡大巴撤下，在一个陌生城镇寻找卫生所。母亲只喊腹痛，但说不清楚缘由。大约是食物中毒，或是奔劳过度。那天的母亲真像一只塑料袋，一阵风就能将她吹跑，她手里也握着几只塑料袋，随时装好她的呕吐物。

怎么办？八岁的小许拉着母亲的衣角。父亲去哪了？好像蹲在路边抽烟了。你看你搞的，好好的……今天也不知道几点能到，怎么回得去？母亲面色苍白，说不出一句话来。

随后是卫生所，母亲坐在椅子上打点滴。那个下午很漫长，漫长到小许只做一件事，反复地看母亲的脸，想看那苍白的脸，什么时候能变成彩色。尤其是嘴唇，像一片灰色的树叶，慌乱地在这异乡飘浮。点滴打完，天空转为橘色。三人继续赶路，拦了摩的、三轮车，要从这座不认识的小镇赶到城市，再在城市里找到汽车站，在汽车站购买车票，拿着车票上车，到另一座县城，再在县城找到镇上的三轮车，或摩的。最后，只能步行。

八岁的记忆能残留多少呢？如果母亲还在世。

此刻小许必须观察她的生命体征和呼吸机参数。要紧的是防震，每一次震动，车辆的颠簸，就是一场地震，每一次。手必须得悬于暖箱上方。但幸好，一辆车一路到底。很难知道，在哪个瞬间，哪一微小的抖动，会让她的血液流向一个危险的方向。但因困意仍然袭来，它像一阵飘来的空气，一点点从鼻孔溜进去，闻到的人，头就变得越来越重。

真挺难的。为了抵挡困意，有人在说话。熬习惯了，反复熬夜，熬到哪一天，我们自己躺上这辆车。

是老师在说话。转运线嘛，必须有，有时候

主题词写作——



海浪尽头的月（外一首）



海奇，本名李天奇，2002年生于河南安阳。中国中小学创意写作联盟理事，《杭州文学》特邀编辑，西北大学创意写作硕士。作品见于《人民文学》《诗刊》《当代》《星星》《作品》《草原》《飞天》《星火》《北京文学》等刊物。出版有诗集《随海》

都按照固定的轨迹汇合
又离散……

没有什么长久停留，分别
赋予相聚的价值，在夜色里
我们将积攒的情绪悬谈
海盐味成为具体事件，成为生活
黯然的眼神中，谁流下眼泪

脱离尘世的岛居计划
多年后谁会再次念起，月亮澄澈
照在冰凉的眠窝，沉默
比今夜任何时候都长——

那张静默时的皮囊

面对夜色，念起最鲁达
我像一只萤火虫
迷失在有月光的黑夜里——

岛居的夜晚

那时我们在沙滩上饮酒，明月
让周围的温度递减
海浪闯过乱石的围堵，印迹
在沙滩边画出半圆，所有事物



万户，1997年生，创意写作硕士，湖南省作协签约作家。作品见于《北京文学》《湖南文学》《小说选刊》等刊物。出版有《生命精灵》等多部儿童文学作品。曾获第十三届“未名诗歌奖”



韩鑫还在扣响点火枪，炭已经烧阴了几遍。我提议今晚到此结束，他却正在兴头，起身撞倒几个啤酒瓶说，你回趟国不容易，酒还可以吧？这江景阳台，还可以吧？我点了点头。可以继续，就当陪陪我。最近特别不顺，他说。他又腰四顾，忽然提起一把小凳凑近关节打量，神情越发迷离。我预感不妙，问他干吗，他说没炭了，需要木头取火。他鼓起腮帮，试着徒手掰开榫卯接的凳脚。我夺回凳子，举杯说，坐，没听过烧凳子的。

我们接着聊天，他手持点火枪，心不在焉继续寻木头。半晌，他大喊：“有了！”我拦不住他回室内翻箱倒柜，便把目色投向远处的夜晚。冷寂的路灯，空旷的街道，偶有车辆悠悠驶过，像无风海面的航船。这个江滨老小区建于改革开放初期，现面临拆迁。四下巨楼环伺，半透明的黑色里，地平线被暗改成洞穴底，即使静坐都有坠落之感。早些时候，韩鑫在东边那座高楼的63层见甲方，感叹漂泊杭州五年，第一次见了完整的钱塘江——原来，有钱人连看到的世界都跟我们不一样啊？此刻我算明白了他的意思：从这儿看去，钱塘江被楼群切割成好几截，像视频剪辑软件里的关键帧。忽然有冷气与醉意同时袭人，我不由对韩鑫白天所见生出勉强的想象。他很快回来了，手里捧着的小盒子告诉我，他喝多了。

我向他要过木盒，说，我记得它。
琥珀色发焦的包浆盒子，也许是橡木？我的房东也爱捣鼓这些玩意儿。它有沧桑的手感，吸了太多潮又不断失去，发丝般散开的木纹由不得人深深抚摸。

还给我！韩鑫夺走木盒。他有气势，那气势在宣示他依然是它的主人，意思是他有抛弃它和损毁它的权力。

我不同意韩鑫把它烧掉。于是喊，看！有流星。他醉意朦胧地抬头，我趁机再次夺回木盒。争抢暴露了它的脆弱，它受过伤，盒角有一个缺口，裸露着狰狞的木茬和发锈的铁钉。它不再方正，随时会扭曲成一个平行四边形或直接散架。这又让我想起我的房东，想起他在初见时向我展示断指。一个摇摇晃晃的、蓝眼秃头的酗酒男人，他的脾性和命运允许他比今晚的我们喝得更多。

韩鑫有些泄气，仿佛酒气反攻。他肘在双膝上，呼出白气，说，你怎么这么幼稚。他用点火枪燃起一支烟，依然俯身，沉默带来一种荒荒的对峙感，我的戏谑之举是口簧琴在沙尘中挑拨引线。我得意地捧着他的木盒说，没想到，你居然还留着它。真没想到……怎么能烧它呢？

韩鑫抬头看我，我说的不是这个。他伸手指天，那些——不是星星。

他的目光没有上移，仿佛星星只是角落里的家具。我抬头看天。这夜空不说是繁星满天，但也铺展了城市难以轻易得见的星图。高楼框起四方天空，这让那些离楼房近的屋子看起来像高层住客随口吐出的亮痰。但更多的星星正当空闪耀，散发出不逊于月亮的光芒。它们甚至近乎我在远东荒原看到过的星星，无畏，慷慨，像某种不怕猎户的野生动物的眼睛。

这不是星星，那你告诉我什么是星星？我说。赌不赌？韩鑫说。

不经意的流量烂梗分散了他对木盒的注意力，这让我欣慰。他的眼神迅速奔撞而清澈，足以洗去满身尘埃，甚至让人能从中照见自己。赌什么？我说。赌一罐酒，他说。不，赌它，我指着木盒子说，你要是输了，就好好留着它。你还真跟它杠上了，韩鑫说。学你呗，我说。

他欣然接受，终于仰起头，指着夜空像在黑板上开始解题。

第一，月明星稀。今晚这么大个月亮，怎么可能还有这么亮的星星？第二，你仔细看它们排列的位置，太均匀了，就跟个棋盘一样。第三，太近，兄弟，太近。你见过旷野里的星星吗？什么叫天似穹庐，笼盖四野，什么叫手可摘星辰，你到我内蒙老家去瞧瞧就知道了。啊……真想家啊。城市里，尤其是大城市里没有这样的星星。假的，都是假的。第四，你要有耐心，等个十几二十分钟就知道了。但凡找个坐标，就会发现它们压根儿不会动。当然，还有个更直接的办法……他再次从我手中抢过木盒，我措手不及，而他已经露出了狡黠的微笑，说，把它烧了，烧一炉旺火，那些“星星”就会跑

下来找我们了。

所以那到底是什么？
无人机。
无人机？你疯了。
你就当我疯了，试试就知道了。韩鑫拿出点火枪对准了木盒。
等会儿！你这不循环论证，自毁赌约吗？这样，我也给你讲个无人机的故事吧。

行。
你还记得我那个房东吗？我跟你说过。
缺了根中指那哥们？
我告诉你他的断指是怎么来的。
不是做木工搞的？

不是。有一天他喝多了，跟我说了另一个版本。这老哥以前在部队里做文职，后来人手不够，被调去操控无人机。那个简单，你知道的，就跟打游戏一样。也不是那种战斗无人机，主要搞侦察，也许配个简单的炸弹。某次出任务，他在瓦砾区发现了敌军的一只机械狗。他很快汇报给上级，指示简单明了，炸了。于是，他就投下了他从军生涯中的第一颗也是最后一颗炸弹。然后——然后他发现，那并不是一只机械狗，而是一只真狗。

哈哈！你就编吧。韩鑫喝酒。
要编也是他编。后来，他时常觉得自己摁按钮的那只中指里有虫子在爬，就亲手给凿断了。诊断出来精神出了问题，他退役回家做了酒鬼。那天，他也是你这副烂醉模样，跟我说操控无人机的那个界面中央，有一个用来瞄准的十字架。

讲完故事，我看着韩鑫不语。过了会儿，我补充说，我以为讲出来会是一个很震撼的故事，至少我听的时候是这样，但没想到这么快就讲完了。

你还真信了？他说。
哪部分？
全部。天，你真信了。
有个细节我确实不信。我有时会猜，他炸死的也许不是一只狗。

韩鑫默默把木盒子放回桌上。他叹气，薅了一把头发，说，有啥区别？嗯？一只狗，一只猫，一只羊，一只鸟……有啥区别？我欲言又止，他惶惶抬头，眼珠滚动着。有一团无名的中间物在附近蔓延，像草木灰因火和冷的雄辩而难辨。

这时，冷不丁地，对面突然传来了尖锐的女人声音。我们以为是自己声量太大扰了民，于是走到围栏边静静观察。事实并非如此，是一个女人站在只有几盆植物围护的顶楼边缘打电话。她的情绪越来越激动，咒骂声灌满整个小区。黑暗中有人点起幽怨的灯。她的诅咒没有持续太久，挂了电话，她开始哭泣并嘶吼。她与我们的位置平行，但我不知该如何向她伸出手，因那中间物的空旷和庞大。她正释放一种很原始的痛苦，像在一个洞穴里的痛苦，从她的骨骼传递到我们的骨骼。痛苦的意思是没有人能帮到你。我把目光稍稍转移，看见楼群间隙中似在涌动的钱塘江面。韩鑫抬头看天。我以为在这种时候沉默是体面的，何况我们醉得不省人事。

喂！而他突然向对面的女人大喊，瞬间吓退了罩在我全身的酒气和酒的托词。
他点亮了阳台的另一盏灯，伸手指天喊，看呐，星星！还有月亮——韩鑫撞了撞我的胳膊，示意我向她打招呼。她安静下来，点起了一根烟。我看见她在夜色里飘散的头发表。
韩鑫从桌上拿起点火枪，我们也点起烟。有那么一刻，我觉得那把喷射火焰的枪像极了奔月的火箭。它穿梭在璀璨的群星之间，让月亮反射的光线变成新地平线，我们能在那里得见一条江的本相。我们就这样结束了一个夜晚。他没有再执着于点燃那个木盒，我们也没有说起清澈的学生时代，他曾在那个木盒子里养过一对喳喳待哺的乌鸦的雏鸟。